

于建初文集

延边人民出版社



缺陷

于建初 著

缺陷

于建初 著



44.492
YJC2.1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赵东寅
曾绍祥

缺 陷

于建初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朝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9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99-825-6/1·260

印数：1-8050 册

定价：29.6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这部电视连续剧在创作上我给自己出了道难题。

按照“情节不落俗套”的要求，本剧希望在葱茏繁茂的电视连续剧剧林中能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个性，因此没有走一般电视连续剧司空见惯的老路子，也没用对于我来说是驾轻就熟的编剧方法。在艺术形态上不管时间或空间，具象或抽象，概括或象征，再现或表现，写意或写实，意识流或闪回，戏剧性或纪实性或叙述性……统统唯意所需，自由交替——而这一切都服从于创造真切的艺术形象和表达真切的生命情怀。

我也清醒而又冷静地考虑和尊重广大电视观众的欣赏习惯及电视制作、审查部门的有关习惯。

我更致力于由表现个性进入灵魂根底的探讨，由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进入对文化背景精神意蕴的反思；由点到面，由平面而立体，由直觉进入经验，由经验进入理性，由理性进入空灵——从而返朴归真，由思索而顿悟。

面对这样的难题我便这样地做去。

谨此说明。

人物简介

(以出场先后为序)

钟越——曾为云天宾馆服务员——部门经理——总经理；现为白云庵小尼——知客——执事——住持。剧中年龄最大时为30余岁。

叶子介——40多岁，归国华侨，记者。曾是钟越的童年伙伴。实为静云师太的儿子。

叶琪——20多岁，钟越的表妹，叶子介的同父异母的妹妹。

静云师太——白云庵住持，钟越的师傅，女尼，60余岁。
朱海厂——60岁，市旅游局局长，曾是钟越的追求者之一。

梅云秋——30余岁，流霞宾馆总经理，实为钟越母亲的养子，自幼失散。

黑子——30余岁。曾是钟越的未婚夫。

桑也——30余岁，曾是钟越的第一个丈夫。

朱明明——30余岁。钟越的战友，朱海厂的女儿。

南雨——20多岁，曾是钟越的仰慕者。

华星河——30余岁。曾是钟越的第二个丈夫。

人物简介

徐小莉——30 余岁。钟越的战友。

和田太郎——日籍华人，50 余岁，云天宾馆前任总经理，
实为钟越自幼离散的父亲。

钟 丹——钟越的母亲，50 余岁。

晓 多——曾是钟越的追求者之一，30 余岁。

石泓莫夫——日本特别行动组副组长。

序

在黑色衬底上呈现出庄重的字样——

“缺陷是个怪圈，没人能够走出这个怪圈。

缺陷无处不在，没人能够逃避它的存在。

因为缺陷与生俱来，谁也无法拒绝。可以说：缺陷是生活的影子，是人类的伴侣，是真实人性的闪光，排斥缺陷就是排斥真实，排斥世间万物连同自己，而缺陷的消失便是生命的消失，世界的消失。

缺陷还是一杯酒，有人喝出甜，有人喝出苦……

缺陷也是一支舞，有人跳得欢，有人跳得累……

智者发现缺陷，勇者承认缺陷，我们则试图挖掘缺陷中的美，提炼缺陷中的哲理，歌唱从缺陷中创造出来的完美。

唯有缺陷的真实存在，才有艺术的真实生命和历史的真实价值。”

主题歌起……

同时推出片名《缺陷》

以各集精彩画面为衬底。

接演职员表。

第一集

字幕——

“缺陷的过去一经甩掉，缺陷的现在便随时开始。自以为缺陷已随风而去，那缺陷却正坚实如脚下的土地，谁能甩开？”

八百里南岳山中（夜）

僧庙道观，古墓梵塔，怪树修竹，暮鼓晨钟……

清风拂过时，庵堂内飞檐下数不清的铜铃叮咣作响，隐约传来一个女尼的颂经声。

颂经的是钟越。

她此刻已是一个女尼，头戴藏青色碗口帽，帽正中嵌一片白玉，身穿百衲衣，脚套草织鞋，正跪在神龛前的蒲团上做功课。她一手拿着木槌轻轻敲着木鱼，一手拿着经书，口中喃喃有声。

殿正中悬吊着一盏玻璃长明灯，灯火明亮。

殿上左架鼓，右悬钟，香烟缭绕，紫气腾腾。

神坛上，金幡高挂，双帘卷起，高约七尺的释迦牟尼座像，金碧辉煌。

坛前一个香鼎，三排蜡烛，烛光闪烁。

一眼看上去，很难断定钟越的年龄，但她脸蛋很俊，身材很好，肌肤很白……

殿外，静云师太走来。

她身穿无领齐膝衫，襟镶两页素绸，左手轻摇二尺三寸长的拂尘，右手转动一百单八粒佛珠，一派银眉慧眼，道骨仙风。她停足听了听钟越的颂经声，不无诧异。

殿内，静云师太走向钟越，唤道：“妙静徒儿！”

钟越一怔，赶紧放下经书和木槌，双手合十，恭敬地：“师傅！”

静云师太问道：“你在读释迦牟尼颂么？”

钟越应声。

静云师太不悦地：“你怎么不先读《报丹血盆经》？”

钟越回答：“弟子已经读完了。”

静云师太意外地：“那你应该接着读《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才是。”

钟越又回答：“弟子也已经读完了。”

静云师太更感意外，接着便赞赏地：“善哉！专业致力，是得实益，佛海无边，修身是岸。”

钟越低头说：“恳请师傅训示！”

静云师太：“妙清徒儿听着，你前生有大罪，在红尘经磨历劫，今生多结情仇恩怨，这是神佛对你的惩罚报应。你初到净土佛门，要谨记这样几条：第一，你该知道你是有罪的，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要就是赎罪。第二，大千世界是个苦海，人生就是受苦，所以芸芸众生的一辈子都有沉重的负担。第三，你要时刻不忘‘忍饶’二字。忍自忍，饶自饶，忍耐更比饶恕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此刻在训戒徒儿的静云师太叠化成坐在主坛上念经的形象。

此刻在低头受训的钟越也叠化成在主坛旁边专心吹大笛子的神态。

还是在这个场所，时间却已是白天，一场为一位死者追荐祝祷的丧葬念经活动正在进行。

坐在主坛上的静云师太头戴佛冠，身穿鹅黄色缎袍，字正腔圆，抑扬顿挫的念着观世音在紫竹林普渡众生法词佛语。

钟越和几个女尼在主坛旁边或打着小铙钹儿，或吹着大笛子，或敲着木鱼，或吹笙……

香烟蒸腾……

蒲团上跪拜着几个被迫荐祝祷的死者的男女家属，极其虔诚的姿态。

殿门前的山路上，走来一个气宇不俗、穿着入时的中年男子。他就是叶子介，既有学者的气度，又有运动员的敏捷。他肩上挎着个装有大型闪光灯的照相机，还背着一个符合他身份的旅行袋。但他耳旁有一明显的胎记。

他显然在观察寻找着什么目标。

他从旅行袋里取出一个颜色很旧的本子，打开来，对照着。

可见旧本本翻开的一页上面画着南岳山的局部地图，还画着前面这个尼庵的形状，用日文写着庵名。

他脸上显出高兴的神色，取下照相机对着庵堂大门拍照……

殿内，依然是正在进行之中的法事。

突然一道强光一闪——是叶子介在拍照。

坐在主坛上的静云师太吃了一惊。

依然在拍照的叶子介又使照相机上的闪光灯发出一道强光。

静云师太恼怒地瞪着叶子介，厉声喝斥，“佛门净地，岂容骚扰，亵渎神灵……”

叶子介莫名其妙地瞧着静云师太。

静云师太话未说完，忽地一怔。

她瞪着叶子介她的神情僵持住了——

叶子介在她眼前化作了年轻时的叶子楠。

回述：

山野。

年青的叶子楠（注：由叶子介兼演，务使相貌酷肖，只是年龄不同）在不安地等待和观望。

乡村少女香月（即年青时的静云师太）匆匆跑来。

叶子楠与香月（静云师太）抱在了一起。

叶子楠吞吞吐吐地：“香月，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香月（静云师太）也又羞又喜地：“子楠，我也要告诉你一件喜事。不过，你先说吧！”

叶子楠为难地：“我爹我妈给我定了一门亲事，还择定了迎亲日期。”

香月（静云师太）如遭雷击。

叶子楠无奈地：“我爹我妈做的主，我没法子……”

香月（静云师太）哭了起来。

叶子楠慌忙劝阻，跟着问道：“你说告诉我什么喜事嘛！”

香月（静云师太）一把推开叶子楠，哭着跑了。

回述止。

现实，静云师太瞪着叶子介一阵头昏目眩，立脚不稳。

钟越和几个女尼惊呼着去扶住静云师太。

跪在蒲团上的几个男子家属，始则惊愕，继而愤怒，立起来围向叶子介，七嘴八舌的斥责喝骂……

一个汉子抢过叶子介的照相机，唾沫横飞：“你他妈的拿这玩意胡拍乱照些什么，也不瞧瞧这是什么场合？如今吓坏了大法师，经文念不成，你说咋办？”

一个女的急得哭了起来。

叶子介忙陪着笑，连声道歉。

静云师太对女尼们：“为师神思恍惚，力不从心，你们谁能顶替我念诵观音菩萨在紫竹林普渡众生的法词佛语？”

几个女尼面面相觑。

钟越挺身而出：“师傅，弟子愿意一试。”

静云师太赞许地点了点头，伸手摘下头上的佛冠，脱下身上的鹅黄色缎袍——

佛冠戴在了钟越的头上。

鹅黄色缎袍也穿在了钟越的身上。

叶子介呆呆地瞧着钟越。

几个男女家属也在瞧着钟越。

钟越坐在了高高的主坛上，威严地：“我代师傅传命：这位香客或是偶然之错，或是无心之失，贤者不免，何况凡夫？我们学佛之人，对自己于无过中求有过，对他人于有过中求无过；正直律己，和惠待人，不肯说人理亏，也不愿自表理直。他人有过，只是曲为掩护，劝导改悔，望他做个好人而已。若能做到不执我见，不怨人天，爱敌如友，怨亲平等，甚至受恶骂如

饮甘露，遭横逆如逢至宝。那时候，才算是领悟了我佛慈悲的玄妙境界……”

一角，静云师太浮现着欣悦的神情。

主坛下，几个女尼显示着诚服的脸色。

叶子介颌首听着。

几个男女家属宁神屏息，竖耳谛听。

钟越在主坛上吩咐：“将相机还给这位香客，送他走罢！”

一个女尼从那汉子手中接过照相机，丢给叶子介。

叶子介赶快道谢。

殿门外，叶子介被女尼送出——准确的说，是被驱逐出来。

殿内，钟越在主坛上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地念诵着经文……

庵堂门外，叶子介显得有点痴痴地呆然木立。

叶子介在伏案挥笔写着日记。

这是在他下榻的南岳一家宾馆的房间里。

笔尖在日记本上挥动，留下一行行字迹——

“……人生总共才两万多天，而已往大都是昨天重复前天。唯独今天是特殊的一天，既有兴奋，又有迷惑，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字迹化成画外音伴同画面交叠（声画不必同步）——

画面：叶子介在一家照相馆里从他的照相机里取出胶卷冲洗……

画外音：“总算离开东瀛，回到故国，找到了那所庵堂。可

是，那件使义父魂牵梦绕、直到临终还在念念不忘之物还在吗？一个谜……”

画面：叶子介在长途电话处打着电话，说着什么……

画外音：“那个老尼姑怎么回事？看到我就象神魂出窍，走火入魔似的！又是一个谜……”

画面：叶子介在宾馆房间里又拿着那个颜色很旧的本子思索着……

画外音：“还有那个接替老尼姑的尼姑，怎么会感觉似曾相识，而又素昧平生？这实在有点说不清、道不明……”

叶子介下榻的宾馆大门外（日）

一个 30 多岁的男青年和一个 26 岁左右的女青年携带着旅行包走进来。

男青年名叫黑子，穿着大方随意，相貌给人的感觉是双唇显得有力，眼光如同两柄利刃。而女青年就是叶琪，打扮得很雅致，身段苗条，丰满颀长，只是长了个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脸，虽然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金边眼镜，仍然洋溢着女性的魅力。

叶琪径直走向客房，沿着走廊寻找着她要寻找的房间号码。

黑子提着旅行包紧跟着她。

叶子介下榻的宾馆房间里（日）

床上摊着一张张相片。

相片的内容除了一些南岳的风景名胜，最醒目的是前面出现过的那个尼庵、大殿以及尼姑打扮的静云师太和钟越——由于角度的原因，钟越显得最突出。

叶子介手上就拿着这张相片。

响起敲门声。

叶子介随手放下相片，走过去开门。

门外是叶琪和黑子。

叶琪端详着叶子介。

叶子介也端详着叶琪。

叶琪认出来了，惊喜地：“你是叶子介，哥哥！”

叶子介也认出来了，同样惊喜地：“你是叶琪妹妹！”

他们亲热地拥在了一起。

叶子介笑着对叶琪说：“你都出落成个美人了，如果不是在国外收到你寄来的相片，我可真不敢认你这个妹妹了！”

叶琪也笑着说：“我如果不是看过你寄来的相片，也不敢认你这个哥哥了呢！”

黑子一旁憨厚地笑着。

叶子介的眼光转向黑子，说：“你就是我妹妹在信上说的黑子，我的妹夫吧！”

黑子向叶子介伸出手来：“你好！”

叶子介握住了黑子的手。

叶子介热情地让坐，递烟，泡茶。

叶琪问道：“哥，我们一接到你的电话就赶来了，噢，你这么多年在海外，怎么回国后第一站就选了来南岳？”

叶子介答非所问地：“景是家乡好，月是故乡明嘛！”

黑子利刀般的眼光盯着叶子介，眉头动了一动。

叶琪一眼看到床上摊着的相片，失声地：“哇，你刚到这里就照了这么多相片呀！”她走到床边拿起一张张相片欣赏着。

蓦地，她发出惊呼声，指着手上刚拿起来的一张相片问叶子介：“哥！她在哪里？你在什么地方给她照的相？”

她手上拿的正是那张钟越最为突出的相片。

黑子也看清了这张相片，吃惊地站起来接过相片，失声地：“是钟越！她还真的出了家呀！”

叶子介诧异地：“怎么，你们认识这个尼姑？”

叶琪激动地：“你也认识她呀！她就是我的表姐，当年的莲丫头呀！”

叶子介一怔：“是莲花？”

叶琪：“哥，我们到这里，第一是来见你，第二就是要寻找她呀！我们去年还和她在一起，可今年突然听说她当了尼姑，我们赶回城里去打听，说是就在这一带出了家，正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她呢！喏，我们为了便于寻找，把她以前的相片都带来了呢！”

叶琪打开黑子拿进来的旅行袋，取出一本相片簿，翻给叶子介观看。

——随着叶琪把相片簿一页页翻开，一张张钟越出家之前的相片便一一占据了整个画面。这些相片上或是钟越的单人照，或是钟越和他人的合影，但都是穿着不同式样的各式服饰，与她当尼姑的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而本剧中的其他人物也借此机会——登场亮相——

钟越穿着女式西装的总经理形象的单人彩照；

钟越与叶琪、黑子的合影；

钟越穿着泳装的单人彩照；

钟越与朱海厂的合影；

钟越捧着优秀企业家奖状的单人彩照；

钟越与华星河的合影；

钟越捧着一份荣誉证书的单人彩照；

钟越与桑也的结婚合影；

钟越身披红绸、戴着大红花的单人彩照；

钟越与梅云秋的合影；

钟越穿着马裤、骑在马上单人彩照；

钟越与朱明明、徐小莉的合影；

钟越与钟丹、和田太郎的合影；

钟越与南雨……

钟越与晓多……

而上述照片又与一个个从不同角度出现的钟越的尼姑形象交叠。

相片上当年的钟越活动起来——

她身穿女式西装，系领结，时髦发型。整个神采风貌，绝对雍容华贵。

她在云天宾馆以总经理的身份巡视宾馆各部门。

她在会议室向下属各部门经理发号施令；

她在客房检查工作；

她在歌舞厅布置装修；

她在酒吧间指点着服务员；

她在办公室签署文件；

她在餐厅品尝食物；

她在服务台发出指示；

她在……

（镜头跟随着她展现出云天宾馆的全貌和重要局部）

她坐在了轿车里（按要求是皇冠车）

轿车奔驰在大道上。

车水马龙，两旁高楼鳞次栉比。

她象在思考什么问题。

司机扭头问道：“总经理，请问车往哪开？”

钟越：“往前开，拐弯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司机：“让我知道去什么地方，可以少走弯路呵！”

钟越：“你今天怎么了？变得这么黏糊？叫你怎么开就怎么